

复活的手稿

文/黄发有

七八年前,我在南京大学附近的一家旧书店,花了五块钱买了一本李恩绩的《爱丽园梦影录》。这本书的出版后面,隐藏着一段编辑界的传奇。如果没有柯灵花费三十年时间保存这本书的手稿,并多方联系发表与出版,作者的心血只能是付诸东流。

柯灵在小学毕业后就失学了,依靠自学成长为散文大家,而且长期致力于编辑实践,成绩斐然。解放前,他主编过《大公报》《正言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的副刊,还主编过文艺期刊《万象》和政治性期刊《周报》。柯灵没有势利眼,也没有成见。他常常亲自登门拜访新作者,还约请他们到上海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的锦江茶室聚会。他也不以宗派和立场来区分作者,譬如对于鸳鸯蝴蝶派作家,柯灵不像一些文艺编辑那样排斥他们。他在抗战时期坚持的底线是不发汉奸的作品。

柯灵善于从自发来稿中发现好稿,扩展作者队伍。1943年5月,陈蝶衣辞去主编职务,柯灵接编《万象》。他在处理堆积如山的废稿时,从中发现了一篇研究殷墟文字的论文,稿件用毛笔楷书,字迹娟秀,行文熟练。作者署名“李恩绩”,不是名流,也未曾在汉奸报刊上露脸,这正是理想的组稿对象。在稿末的通讯处,标着“静安寺路爱丽园”。柯灵将稿件退还给他,求他谅解,并恳请他写些关于爱丽园的文字。结果就有了随后连载的长篇掌故《爱丽园——海上的迷宫》。爱丽园也就是哈同花园,是英籍犹太富翁哈同建造的宏伟神秘的私人花园。在当时的上海滩,流传着关于爱丽园的种种扑朔迷离的传闻,以满足市民的猎奇和窥隐心理为指归。而李恩绩的素描实事求是,无哗众取宠的笔墨。可连载不到一年,李恩绩就不愿意再写下去了。柯灵专程登门拜访,

在一座古旧的小轩中见到了李恩绩,他说“写稿子赚勿落格啦”,就是说“文章不值钱”。

又过了六七年,柯灵突然收到寄自绍兴安昌镇的邮件,原来是李恩绩的手稿《爱丽园梦影录》,从个人角度回忆了爱丽园的前尘影事。当时是解放初期,柯灵身任《文汇报》总编,但机缘不凑巧,手稿只好长期封存。柯灵没有将稿件退回,而是代为保管,以免湮灭。在“文革”期间,稿件被抄家者抄走,却又奇迹般还了回来。“文革”结束后,柯灵积极地为手稿寻找出路,同时打听李恩绩的下落。经过一年多的辗转请托,由绍兴市文化局协助,才得知李恩绩已经在“文革”期间谢世。他于1955年重回上海,寄身南市贫民区,靠卖画糊口,“文革”期间还被抄家揪斗。他无儿无女,其老伴吴式坤靠里弄救济度日,在弄堂口摆香烟摊子贴补家用。经吴式坤同意,柯灵将稿件推荐给香港《文汇报》的金尧如、曾敏之、吴羊璧,在《百花》周刊连载;又推荐给三联书店的范用,于1984年出版了单行本,范用要把原稿退还给柯灵,柯灵留给了范用,说“你留着作纪念吧”。柯灵专门撰文《爱丽园的噩梦》,发表在《读书》1982年第9期,并作为单行本的“代序”。

一件来稿在三十年后得见天日,而柯灵不仅代为保管,还负责联系发表与出版,将稿费转交给吴式坤。柯灵这样做,在常人看来于己没有任何好处,想不到他还说:“他给我长期托管手稿的信赖,我现在除了感激,更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李恩绩和其《爱丽园梦影录》都有生不逢时之感,但遇到了柯灵,却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此浪漫的编辑传奇,在今天已不无白日梦的意味。■

在一种更大的关系中

文/宁子

那天我读《歌德谈话录》,读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这本书的编写者是诗人爱克曼,他是歌德的秘书,1823年初到魏玛的爱克曼拜访了歌德,从此成了他的秘书。

爱克曼写过不少诗作,歌德对他的诗作似乎也有肯定,但他的诗集出版后却未引起注意。就爱克曼一生的著述来讲,最引起德国和世界注意的就是这本《歌德谈话录》了。这是他在歌德身边工作期间,对歌德许多重要思想的记录。这些重要思想并未出现在歌德自己的著述中,它们仅仅出现在歌德与爱克曼日常生活接触中多次随机到来的谈话中。

爱克曼把歌德这些随机到来的珍贵思想及时记录了下来,后来

就根据这些记录编写一部四十万字的《歌德谈话录》。

作为歌德的秘书,这是爱克曼对歌德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了。爱克曼的帮助不仅仅在于他忠实地记录了歌德的思想,而且在于,他“接生”了歌德的许多思想。若不是爱克曼在歌德的身边始终对歌德的思想有着惊喜的关注,若不是爱克曼对他所关注的思想有着助产士“接生”生命般的经验,歌德的这些思想或许早就夭折了。

同样,作为爱克曼的导师,歌德的这些思想又何尝不是他对爱克曼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呢?

我被感动了。感动我的不是歌德和爱克曼的关系,而是比这关系更深厚的关系。在一种更大的关

系之中,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有一种施惠行为,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是一种更大的受惠呢?

在那更大的关系中,我们所经验到的哪一次“偶然”不包含了“必然”?而在这“必然”性中,又包含了多少未被我们所察的祝福?

我所读到的《歌德谈话录》是朱光潜的译本,这个译本只有二十万字左右,内容基本界定在歌德对爱克曼谈论的文艺思想。听说还有另一个译本,是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个译本译出了歌德谈话录的另一部分内容,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没有机会读到。■

白雪覆盖下的生命断裂

文/修丽丽

翻开《雪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洁净的世界,一切都淹没在雪的寂静和隐忍中。雪里有一个远离尘嚣的温泉客栈。岛村与驹子就相遇在这小小的客栈。按常规,一个温软香艳的故事就要开场了。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三年之后自杀在家中的川端康成,却把一个本该缠绵绵绵的故事写得冷冷清清,像风一样自然和不可捉摸。川端的笔触很淡,好像连情节都懒得去设计,然而一种洞破人生的大荒凉,一种属于日本国不知道是亢奋还是颓废的气息,就在这不紧不慢中弥漫开来。

驹子聪明美丽,有一种冰清玉洁的气质,她从事这样一个职业:艺伎。雪国的艺伎不同于我们印象中的青楼女子,她们平时就住宿家中,被召唤时摇身一变成为艺妓。她们脸抹得很白,衣穿得很艳,吹拉弹唱很是风雅。她们在客栈里陪客人喝酒,围着火盆聊家常,照料男人们的就寝和起床,有时也在旅馆里跟客人一起歌宿。但这一切“进行”得非常自然,让人感到一种家的温馨、宽松和随意。

驹子从事这样的职业,就有了这职业的一些劣迹,比如酗酒放任,玩世不恭。但她却有着那个职业最为罕见的品质:自尊。这自尊

让她的精神很是响亮:独立不羁,有着活泼泼的生命力。她真心地喜欢岛村,“每逢二月就按时到这儿来等”他,在重逢的时候下意识地说是今天的“第一百九十九天”,但她从不向岛村提什么过份的要求,这是一个卑微却总是表现出“人”的纯洁、自尊和可爱的人。

岛村继承了一大笔祖产,终身无衣食之忧;一个自由撰稿人,西方舞蹈的研究者;妻子孩子一个不缺。他对驹子“自然”而冷淡。在他眼里,女人是一些线条、形体、表情、声音——当然这也能引起他的愉悦和怜爱。他看到驹子就喜欢驹子,看到叶子也照样心动。这不是说他滥情,而是因为在他的字库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两个字:徒劳。在万般皆“徒劳”的前提下,所有的价值都被消解,所有的真情都还原为零。岛村活着,像一个零一样活着,从外往里看很圆满,从里往外看是个空壳。这种“空壳”属性就决定了岛村的“爱”带有寄托虚空、浮浪生命的味道。

《雪国》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叶子。叶子醒目地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在小说中间却很少表现。很少表现却传递出极大的信息量,是作者心灵的又一个隐秘窗口。她美:她的眼睛“尖利而美

丽”。她有爱人的能力:常常出没于行男的坟上,对岛村的暗恋也显而易见。她怪诞:平时内敛压抑,入浴前却放声歌唱,唱的又总是那人儿上坟的哀歌。她是无边雪野里一组“紧张”而尖锐的颤音,散发着浓烈的死亡气息,她的出现使这本节奏舒缓的书有了一些张弛和凹凸。在小说的结尾,叶子真的完成了她的使命:从燃烧着的楼上坠落身亡,“驹子发出疯狂的叫喊”,岛村“站稳了脚跟,抬头望去,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了下来。”就像淡淡的开头一样,《雪国》就这样淡淡地拉上了帷幕。至此,一切的有化成了一切的无,一切的未垮化成了一切的已垮。叶子垮了,驹子垮了,岛村本来就是垮的。什么都垮了,连银河都倾落下来,一种寂灭、辽远、哀伤像烟一样升腾,变成一种格调一种氛围停留在人的心上。

作者用一个看上去几乎是漫不经心的故事,演绎了在感情“白雪”覆盖下生命之链悄然断裂的过程,传达出所谓“樱花精神”——从樱花的易开易落,感叹人生短促,因此追求一种超越生命的简淡、哑哑而清远的风格——在这个意义上,川端康成确实出色地“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

焦虑一代的解虑

——写给我80后的同代人

文/陶林

老友王千马先生最近主编了一部新书《不焦虑的青春》,邀请了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美国、南非的几位“80后”的青年写作者联手联袂,各自汇集青春经验,谈人生、谈理想。

书中所罗列出的焦虑是分层、身份、机遇、财富……此类问题。这勾起了我对这本书之内、之外的同龄人生活与命运的思考。

“8090”已经是中国青年一代的主力军了。诚如马先生所指出的,大家本来带着各式各样的青春想象走上社会,经过十来年的摸爬滚打,渐渐发现,青春花季雨里的美好想象是一回事,现实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iPod”:insecure(不安全的)、pressured(压抑的)、over taxed(税负过重的)、debt ridden(债务缠身的)。看来大家都在“苦熬”:焦虑有很多,问题是一大堆。

我们最大的焦虑倒不是有焦虑存在,而是缓解焦虑的通道被阻

塞了不少。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一代人的设计与制造有很大关系。

造人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而我们80后,教育丰盛、教养匮乏是我们的软肋。这一代人的知识构成完全由应试造成的,认为人生就是习惯性的障碍—应答模式。大部分人就知识实量而言都不达标——除了继续去应试的需要,没有多少人培养出自发读书的习惯。最致命的是对这种教育有上瘾一般的依赖性,大部分从中换取文凭的人被训练得思维僵化。应试模式,将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枷锁;因为缺乏个性,所以焦虑个性;接着,社会抛给我们一个不公平问题,我们就跟着焦虑不公平;社会抛给我们一个房子问题,我们就焦虑房子……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依赖焦虑而存在。

这种被动的形式,长久结果是灵魂的乏味与萎缩,其现象,这一代人普遍缺乏文化。那种有知识的愚昧,比纯粹的愚昧还要糟糕,因为它是个死循环,充满了自己认

可合理性的封闭。我所见,“80后”是反讽的,没有一代人像这一代这么喜欢嬉皮笑脸的,长于不正经,却从不会为什么是正经而“焦虑”。

说到愚昧,我现在见证到,一种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在当代青年中蔓延开来。当然,这种思潮也是纯自发的,那就是很多青年各种讲古说古,谈古学古,以古来否定现代,是一种很认真很投入的状态。

《不焦虑的青春》里描写过很多挺身而出为社会争取一小点进步的同龄人,我深感他们对时代的感受如此之精准,他们在用自己看似最微不足道的行为推动着社会的改良。

因为青春所以有更多更大的可能。作为80后草根青年的一员,我就是在焦虑中成长的,焦虑多了,解虑的愿望也更加强烈,青春的老茧厚实了,就想走得更远一点,看得更开阔一点。■



漫 摄/田必勇